

游里有好画
美术报·中国美术馆

江南的花格窗

——张桂铭《多彩的荷塘》

■徐显龙 柳龙静妮



夏季午后，匆匆回到房间，关上门窗，打开空调，总算把周围的气温逼降下来了。再返身看看玻璃窗外，柏油路在阳光灼烧下蒸腾着气浪，偶尔路过三两个人，白衣与黑影构成强烈的对比色，耳畔适时响起了冗长无聊的蝉声，画面有点超现实，会让人想到达利名作《记忆的永恒》里静止的海滩、蔫了的钟表。时间死寂，万物静默。这时，只要看一眼张桂铭笔下的《多彩的荷塘》，内心就会舒缓下来，仿佛一首悠扬温暖的乐曲，在南方的小桥流水间生动地弥漫开来，愉悦之情，莫可名状。

此画作名叫“多彩的荷塘”，但却不唯荷花，还有柿子、石榴、葫芦。或许名称已经不重要，只是一种比兴的手法。仿佛画家突然拍了拍你，看啊，多彩的荷塘。而你一抬眼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窗外满目夏秋的繁盛。那些花木果蔬，有水上的，有岸上的，有人家篱架的，也有山间果园的，构成

山光水色的变奏曲，一时间，把城市夏季的烦躁抛得一干二净。是的，你看这四条屏，交错的枝柯，不正构成了江南旧日窗户的花格吗？四扇的花格窗，窗外，生机充满。

柿子盈盈，还没有要掉落的样子，歪着斜着，俏皮可人。石榴张着嘴，果壳鲜红，小果瓢嫩黄，枝干还冒着精巧的软刺。(有评论说，张桂铭笔下的张嘴石榴是“鲨鱼嘴”，而他笔下的大红大绿则是“花布头”。他只是笑笑。这两个名词，或许会在书画史上与屋漏痕、折钗股、锥画沙这些名词一样流传。)莲蓬朵朵，亭亭在水面上，莲子与石榴果实，画法都是勾两笔、点一点，充满“点睛”的趣味。与八大山人笔下翻白眼的鸟儿不同，张桂铭先生有一颗童心，所以画的是孩子的眼睛，永远是亮的、好奇的。莲蓬却是冷蓝的、内敛的，与周围的艳丽丰满对比着，也疏离地和谐着。这种疏离感，让这幅荷塘成为四条屏中的活眼，也是乍看

时目光最先聚焦之处——多彩的荷塘。时目光最先聚焦之处——多彩的荷塘。焦墨晕化的墨点滴落纸素上，啪嗒，构成了荷塘中雨的声息。葫芦上窄下宽，满满垂挂的坠感，透露出即将丰收的喜悦。葫芦上也滴一点墨晕，一下有了前后关系，圆乎乎的立体感就出来了。淡墨笔画分割着每个画面，也贯穿了四条屏的始终，俨然风的痕迹、鱼的游踪、水的波纹，多而不乱，把画面串成了整体。而画面之间的揖让进退，又像四行草书之间呼应的章法。

在用色上，朱砂、石绿、藤黄、花青，光怪陆离，非常大胆，但也是多而不乱，更是可以大快朵颐的丰美。这些传统中国画色彩，被用新了，用活了。而水墨呢，则是墨不碍色，色不碍墨，有着雨淋墙头的自然美感——隐约，江南潮润的花格窗前，穿着彩虹旗袍的女子走过。

我们还能从画面里看到西人米罗的艺术符号，抽象、隐喻、轻快。而对此，张桂

铭曾自负地说，那是米罗在学我。或许，这是他们的异曲同工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张桂铭笔下有着充足的意象——富含诗意图美的具象，这是米罗作品里所没有的，是纯正的中国画之美。

第一次见张桂铭先生，在绍兴的仓桥直街。正值某场画展开幕，他上台讲话。台下坐满了年轻的画家，静静聆听这位师者的吴侬软语。而他每说一句，都要看看窗外——窗外是栽种了菖蒲、天竺葵，爬满青苔的天井，自然的一角——仿佛那才是他的老师。

他不是一个激烈的人，性子里有黄酒一样的温厚，总是笑着。他自小失去双亲，考上美院连买纸笔都要向人借钱。只要能画画，生活的苦难，他都忍受了。而在艺术王国，他又是勇猛的开拓者。他早早就说过，一个人的生命有限，不要等走不动了再确定自己的风格。仿佛一句谶语。他是伏在画案上去世的。那个时节，桂香铭心，天地彩霞。